

## 第壹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背景

#### 一、個人在環保團體的經歷及對環境教育的疑慮

研究者曾經於民間環保團體工作，該團體屬倡議型環保團體，環境議題的操作與解決為其主要目標，另，為了維持團體的經營生存，與大多數環保團體一樣，也有承接政府的計畫或舉辦與環境關懷有關的活動（例如：研討會、戶外參訪、講座、等）以維持組織生計。研究者在參與議題操作的過程中，發現若要與民眾長期溝通環境保護的觀念，有相當的困難度，除了發生的環境議題通常有其迫切解決的時效性外，常常也因為需要同時處理所承接的計畫案或活動的舉辦而顯得人力不足，因此，倡議型環保團體在極有限的經費及人力下，幾乎無法再撥出人力與時間來從事長期的民眾教育或與民眾溝通。

在江慧儀（2004）的『台灣民間環保團體的環境教育現況與社會實踐——一個批判的環境教育觀點』研究分析裡，對於『民間團體環境教育現狀』的調查，發現雖然民間團體最關心的是『環境政策問題』，但仍運用『室內活動』（例如：講座），『戶外活動』（例如：自然體驗），以及『媒體運用』（例如：書籍出版、文宣單張發行或文章發表）三種方法做為主要企圖解決環境問題的環境教育模式。而真正能引導學習者認知如何以集體方式改變制度面環境問題的『公民行動』（例如：投書、陳情等）則是相對不足，較少被運用到的環境教育模式。這樣的研究結果直指出民間環保團體在面對民眾推廣環境教育時的難處。

再者，由於民間環保團體主要的發展背景與台灣環境污染的歷史脈絡息息相關，多數民間環保團體本身就有反政府權威的天性以及與人民站在一起的草根性格，因此，在與民眾談到環境議題時，對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提出質疑與批判是民

間環保團體所扮演的最為基本的角色，是環境問題相關資訊的傳播者。然而在深入探究與連結環境問題與社會制度及結構的相關性方面，民間環保團體著墨較少，可能的原因是：（1）市場機制的壓力與商業邏輯的衝擊，嚴肅而複雜的環境課題較不受民眾歡迎；（2）多數的環保團體所提供的課程都屬於1-5天但不一定連續的短期課程，要有組織、完整而有系統地探討複雜度高的社會環境議題在操作上即有相當高的挑戰性。另一方面，民間環保團體在教學策略的使用上，較少將『環境行動』無論是相關的準備工作、諸如策略研擬、批判思考能力的培養或是行動本身，規劃為環境教育學習過程的一環（江慧儀，2004）。

然而，教學者若欠缺批判性的教學能力，則學生也就不可能培養出批判思考的能力，更沒有辦法引導學習者了解各種形式的壓迫，無論有形的或無形的，是如何在影響著他們的生活（McLaren，2000）。因此，研究者在民間環保團體工作時，一直在思考，到底什麼樣的組織或運用什麼樣的方式才能培養出具有批判性思考的民眾，且能對環境產生關懷心、能具體實踐環境行動。

## 二、社區大學出現所產生的契機

環保團體出身民間，自然與同是由民間社運人士所運動產生的社區大學時有議題或活動上的相互參與及支援，研究者因此在這樣的機會下對社區大學的體制運作稍有瞭解。初步瞭解社區大學的運作，社區大學作為推動知識解放、催生公民社會的基地，所面對的學員多是成人，可藉由課程或社團的設計安排，以最近距離的方式與民眾溝通理念想法，時間上也因為有完整的一學期或更久的時間可以持續利用，因此研究者認為社區大學應是有助於推動成人環境教育及批判性思考的場域之一。

林孝信（2004）指出，關懷社會是社區大學的主要特色，但是，社區大學不是唯一的關懷社會的民間組織，許多社運團體、社區組織，或非營利/非政府組織也都長期關懷社會，並且為社會的進步與改革做出許多貢獻。社區大學應當向他們學習。另一方面，社區大學對這些團體也可以有所貢獻，所有團體都需要教育，向社會宣揚各個團體特別的理念就是一種教育；團體成員內部也需要不斷成長，這也是一種教育；每個團體都常常需要吸收新血，這也需要教育。而教育正是社區大學份內的工作。因此社區大學與各種關懷社會的團體應當密切對話，互相幫忙。這幾年社區大學在全台各地陸續成立，其中多所社區大學也特別強調其對『環境』的關心，並直接採取環境行動來驗證理念，例如：由淡水河沿岸的多所社區大學串連環保團體所共組的『淡水河守護聯盟』，聯盟內的社區大學除了各自在其課程加入環境課題，亦多成立環保社團來組織民眾，並定期開會對環境時事提出建議或採取多元議題串連的模式展開進一步的環境行動。台南市社區大學也完成四項環境教育計畫：土地污染的調查與監測、河川巡守與河川保育、生態復育與社區環境教育、台南市老樹調查與植物認識（林朝成，2005），板橋社區大學對板新水庫的污染問題、以及從大漢河流域延伸的議題，如上游的原住民議題、中下游的工廠污染或公共工程建設的入侵現象等，也從創校之際就不斷投入關心與監督，旗美社區大學對農業環境議題的關心等等，社區大學對環境的關心與投入，在在都突顯出社區大學在社會關懷上扮演的角色日趨重要。

### 三、環境在哪裡？

『萬物相連，凡是發生在地球身上的事，必將發生在地球兒女身上，生命之網並非由人類編織，他只是網上的一線，凡是他對這網所做的，他乃是對自己所做。』這段話取自西雅圖酋長的心靈宣言，說明了人類與地球環境緊密相連的關係，我們是否真能體認？保護環境只是環保團體的工作嗎？環境教育只能在體制

裡的學校裡實踐嗎？或者應該釐清的是所謂的『環境』指的是什麼？是我們眼前所能觸及的自然環境嗎？若是就在我們身邊發生的每一事、每一物的社會環境，我們也會關心嗎？環保運動與勞工運動往往無法切割，例如一條被工廠排放污水所污染的河流，與在此工廠裡第一線的勞動者，它們之間有辦法切割關係嗎？倘若工廠因被檢舉而面臨關廠，那麼每天為工廠賣命裡的勞工該何去何從？研究者在環保團體工作其間即時常遇到諸如此類無法切割的議題，桃園 RCA 污染事件、台鹼安順廠污染事件、焚化廠污染、掩埋場污染、核能發電廠興建等等事件，每天都在上演，當年台塑汞污泥甚至跨海違法運至柬埔寨丟棄，那麼環境教育關心的『環境』又在哪裡？

#### 四、與板橋社區大學的接觸

社區大學隱約存在兩條路線，分別是黃武雄提出的，強調主體性知識建構的知識解放，及林孝信提出的，強調階級自覺的知識解放（黃泰山，2002），但研究者認為正是因為社區大學能不斷對理念進行反省及討論，才能維持社區大學具有社運批判性思想的特徵。研究者認為在這樣的場域下，對於培養具批判意識且關懷環境的公民，有其先天良好的條件。但除非研究者確實進入場域觀察研究，瞭解社區大學真實運作的過程及所面對的困境，否則研究者這樣妄自對社區大學下評論是不切實且有失公準的。因此，研究者藉由在校的實習課程，選擇了台北縣第一批成立的五所社區大學之一板橋社區大學作為實習的場域，希望能經過充分的觀察參與、深度訪談與問卷施做，在進行研究分析後，能解研究者先前的假設及疑惑。

研究者曾於環保團體工作，對於環境議題的操作並不陌生，研究者發現近年來環境議題的操作過程中，社區大學的加入與協助，往往是一股極為重要的助力，

若是在地型的環境議題，社區大學甚至是扮演主導的角色。因此，無論是社會議題或環保議題，環保團體有了與社區大學相互合作的機會，研究者也因此有機會與社區大學做多次接觸，對於社區大學的理念與運作，有了最初步的瞭解。

再次進入學院就學後，研究者對於社區大學的體制運作仍是充滿好奇與興趣，於是藉由一門實習課程的機會，選擇社區大學作為實習的場域，希望透過實際參與社區大學的運作而能對其有更深入的瞭解，實習過程中對社區大學以社會改革為使命的理念深感認同，這也讓研究者更佳確定將以社區大學作為研究對象。

而在選擇實習場域的社區大學時，研究者希望能以早期成立的社區大學為研究對象，此類型的社區大學除了有豐富的歷史累積，對於社區大學成立的理念與變革也應是最熟悉的。研究者因此挑選台北縣板橋社區大學做為實習場域，除了因為板橋社區大學是台北縣成立的第一批五所社區大學之一，板橋社區大學對於環境議題的投入也是不遺餘力，例如：板新水庫的污染問題、大漢溪、淡水河的污染及公共工程的入侵問題、衛生下水道興建議題、原住民與生態環境的相處議題、新移民女性議題、等，而這些議題也多與研究者先前工作的環保團體合作過，又板橋社區大學對於研究者前往實習也採樂意開放的態度，並願意讓研究者自行進行場域觀察及實習時間的調配，對於研究者所提出的與板橋社區大學相關的文獻資料或校務運作參與的需求，板橋社區大學也都欣然同意並願意配合，因此研究者即選擇板橋社區大學做為實習的場域及本論文的個案研究對象。

板橋社區大學設立於 1999 年，目前校址位於台北縣板橋高中，在板橋中華電信訓練所亦設有校區開課。板橋社區大學的課程設計以『知識解放、發展公民社會』為目標，規劃有學術課程（包括人文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三類）、生活藝能課程、社團活動課程。目前每學期開課數約七十門課（附錄三），學生人數約一千五百人。除了課程規劃外，板橋社區大學剛設校時還設有許多『潛在課程』，包

括：

一、課程交流及師生座談時間：在每門課三小時的課程中，板橋社大特別規畫課程後半段四十分鐘時間為『課程交流暨師生座談』，除了學員選修的本門課之師生座談外，學期中還安排其他課程的講師進行講演及交流，讓學員的視野及觀點寬廣。

二、公共論壇週：學期中將抽出一週的時間安排為公共論壇所用，針對時勢及公共議題，邀請專家學者與學員講演及座談兩小時，所有師生將一同參與討論。

三、文化夜市週：學期末亦將開放一週時間作為『文化夜市週』，藉課程後半段之四十分鐘時間，邀請講師針對學術、生活藝能方面有趣的新主題進行講演，促成課程與課程之間橫向的互動。

以上潛在課程從設校運作至今，歷經以次改變，將在後續章節提出其改變歷程與現況。

板橋社區大學目前的主要行政人員有三位，且都具有社運背景，因此在課程規劃、活動舉辦、講師挑選、志工經營、學校環境布置及氣氛經營、等各方面，皆力求與社區大學創辦時的理念『知識解放』與『公民社會』精神相符合。如同蔡傳暉（2001）所說：『由於非營利組織對於『公共性』使命的堅持，必然不會把社區大學當成營利場所；也不會把學員當成消費者，假民眾需求之名，大量開設招生容易的熱門課程。社區大學必須尊重學員的主體性，協助其生命的完全發展，及其學習需求的建立，並協助其發現真正的自我。因此，對於市場機制下不易生存，但卻含有公共性型塑或社團性（強調社區參與）的課程，則必須有計畫推動。』板橋社區大學為了堅持社區大學社會改革的理想，在校務經營過程中各方面的措施都經過一再地試驗與檢討，這將在後續章節提及。

## 第二節 研究動機

研究者維持每星期一至二次前往板橋社區大學實習的前半年，除了觀察辦公室的一切行政運作、不斷與工作人員及學員、志工、老師互動，也參加行政人員的工作會議，並盡可能參加其所舉辦的各項學期活動，如公共論壇、戶外參訪、社團活動、成果展等。研究者從剛開始主要僅針對板橋社區大學對環境關懷的作法做觀察及瞭解，但經過前半年與行政人員的相處後，發現在板橋社區大學裡，整體校務的走向，與具社運背景的行政人員的運作及主導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初步探究板橋社區大學的校務運作，在課程安排上，發現板橋社區大學並不會將開課重心放在能為社區大學帶來大量收入的才藝型課程，而是較注重公共性社團的經營，包括：新移民女性識字暨親職教育班、關懷生態環境社、台灣森林與生態部落訪查社團、、、等。在每學期的公共論壇週裡，也多以社會議題為探討主軸。板橋社區大學的志工，早期主要協助辦公室的行政運作，但在行政人員多年的帶領及鼓勵下，也開始投入不同領域的社團協助經營甚至成為社團的主要領導角色。在行政辦公室及公共空間的佈置上，隨處可見對公共性議題闡述的看板。板橋社區大學發行的相關刊物及著作，也是在社區大學裡鮮見的具批判性反省著作，如『衝撞集（一）知識解放質疑專號』、『衝撞集（二）承認現狀，或是對現狀的逼仄』。

研究者觀察發現，行政人員常藉由跟學員、老師或志工一起吃飯或閒聊的時間，談論對校務運作的建議檢討或公共性議題的看法。在研究者的實習期間，無論是對行政人員的非正式訪談或甚至是聊天、吃飯，行政人員皆不斷強調社區大學需具批判性及公共性的重要，且不厭其煩的說明板橋社區大學在課程、活動、人事及師資挑選上曾經做過的努力和成果，對於公共性議題也多所評論。研究者因此認為板橋社區大學的行政團隊對學校的整體走向具有相當程度的主導權。在

進一步直接詢問行政人員是否是在嘗試用批判性的思考及教學來經營學校後，行政團隊說出了簡潔而堅定的回答：『是的，我們是這樣做，沒錯！』，並笑說『我們都是左派，這樣算有批判性思考嗎？』。

另外，研究者發現板橋社區大學對『環境』的理解並非僅止於一般所謂環保議題所指稱的環境，例如具體受到破壞的自然環境或能被指出的受到破壞的地點、事物等，板橋社區大學對『環境』的理解是整體性的社會環境問題，包括環保議題、勞工議題、外籍配偶議題、原住民議題、等，並認為這些議題是環環相扣而無法切割開來的。因此，研究者也將針對板橋社區大學對環境的理解與具體作法做探討。

研究者認為板橋社區大學對環境關懷的種種作法或所下的判斷，皆是依行政人員對社區大學所該堅持的改革理念在運作，因此研究者對於在校務運作上及其理論基礎產生好奇，尤其對於板橋社區大學行政人員以批判性思考的模式進行校務運作及其對成果的認知，對照於老師、學員及志工的認知，是否多為相互認同或者有認知上落差，研究者深感興趣並進行深入研究與分析，希望能將研究所得結果回饋給板橋社區大學，以供未來校務推動時參考。



###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根據前述之研究動機，研究者藉由資料分析與參與觀察等方式，先瞭解板橋社區大學所關懷的環境為何？如何具體操作？尋此脈絡本研究再瞭解板橋社區大學何以具批判意識？而為達到社區大學運動追求『知識解放』及『公民社會』的目的，板橋社區大學在以批判性思考及公共性為依據前提下，在校務運作的歷程遇到的困境及改善的成果為何？而板橋社區大學行政團隊、老師、學員及志工對以批判性思考及公共性為前提運作校務成效所產生的認知是否一致？也就是說師、生是否也如板橋社區大學所期望的認同批判性的思考及對公共性社會議題的關心？

本研究欲探討之問題如下：

- (一) 板橋社區大學對『環境』的定義及看法，如何實踐對環境的關懷？
- (二) 板橋社區大學如何將批判性及公共性的理念實踐在校務運作上？在課程規劃、活動安排、人事調度、師資聘任、公共性社團運作等各方面，歷年來遇到什麼困難、有哪些嘗試或改變？
- (三) 板橋社區大學行政人員對於以批判性及公共性為理念的模式進行校務運作之成果的看法為何？
- (四) 板橋社區大學講師、學員及志工對於學校以批判性及公共性為前提的模式進行校務運作之成果的看法？講師、學員或志工本身是否也感受到自身也受到這些運作的影響而改變在此之前的想法或作法？

## 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究板橋社區大學的行政人員在以批判性思考的角度推動學校校務後，行政人員與講師、學員、志工對於過程及成效的認知是否大致符合行政人員的預期，或者有認知上的落差。在研究限制上，將產生以下幾點：

### 一、研究時間的限制

社區大學近年來發展迅速，新的制度及規範不斷提出及修正，例如近年來對社區大學不斷新增的評鑑制度。因此本研究結束後，板橋社區大學也可能為因應新的制度規範而在行政運作上有所調整。

### 二、研究方法的限制

本研究以深入訪談探討板橋社區大學行政團隊的看法，但在學員與講師部分則採用問卷調查的模式，板橋社區大學現在每學期學員數約 1500 人，講師約 65-85 人，在本研究的問卷施測對象的人數上，因施測時間接近學期末了，部分班級已停止上課或到校外聚餐或學員至學期末容易缺課等因素，問卷回收僅得學員（含志工）246 份，講師 38 份，問卷結果不能含括整體老師、學員、或義工的觀點，且量化的數據無法探得學員或講師較深層的想法，欠缺對學員及講師質性訪談，也是本研究的限制之一。

## 第五節 名詞解釋

### 一、批判教育

Mclaren認為批判教育學並不是一組同質性的觀點，他認為比較正確的說法是，批判理論家的目標是一致的，要讓沒有權力的變的更有能力、權力，以改變社會不公平和不平等的現象（Mclaren，1989）。

加拿大學者Barndt（1995）指出，其實有許多人可能在運用批判教育理念而不自知，他認為只要教育的歷程是參與式的。同時，支持人們組織起來改變他們所面臨的問題就可以說是批判教育。批判教育主要是針對社會現實與社會的改造反映出具有批判思考的觀點。它與傳統教育的不同在於它關注的是社會政治、經濟體系的不平等現象，而傳統教育往往在教育形式內涵、歷程以及產出當中，持續強化保守的意識形態，同時複製社會的不平等現象。

### 二、環境

社區大學作為社會改革運動，挑戰的是既有的社會關係、社會結構，那麼社區大學就必須重視人在社會裡的結構關係。因此本研究裡板橋社區大學所談及的『環境』指向的都是整體性的社會環境，例如原住民議題、外籍配偶議題、大漢溪保護等，板橋社區大學都將它視為是環境問題，而非僅是一般環境保護常談及的自然環境（例如：山林、河川、海洋、土壤、等）。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裡，即使生態學家只想顧及自己的生態研究領域也不可能，河川生態的改變、山林破壞、溫室效應、沙塵暴這些與工業發展間的緊密關係，都是逼使我們必須以整體性來看待環境的簡單例子。